

LATEST GEMS OF FOREIGN LITERATURE

# DIANA, O LA CAZADORA SOLITARIA

狄安娜  
孤寂的女猎手

墨西哥  
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屠孟超 译



45  
1

LG

外国文学  
最新佳作  
丛书



译林出版社

7910  
LATEST GEMS OF FOREIGN LITERATURE

I731.45

F93a1

# DIANA O LA CAZADORA SOLITARIA

狄安娜  
孤寂的女猎手

[墨西哥]

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屠孟超 译



外国文学  
最新佳作  
丛书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墨西哥)富恩特斯(Fuentes,C.)  
著;屠孟超译,一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2  
(外国文学最新佳作丛书)  
书名原文:Diana, o la cazadora solitaria  
ISBN 7-80567-918-5

I.狄… II.①富… ②屠… III.长篇小说-墨西哥-  
现代 IV.I7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04691号

Copyright © 1994 by Carlos Fuente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 Brandt Literary Agents,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8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98—78号

书 名 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  
作 者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译 者 屠孟超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ALFAGUARA, S. A. Madrid, 1994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E-mail yilin@public1.ppt.js.cn  
W W W http://cb.nj-online.nj.js.cn/Yilin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印刷厂(地址:南京市孝陵卫)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6.25  
插 页 2  
字 数 155千  
版 次 199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80567-918-5/I·552  
定 价 10.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前 言

卡洛斯·富恩特斯于一九二八年出生在墨西哥一个外交官的家庭里，从小跟随父母去过许多国家。由于从小接受的是良好的教育，他对西方古代和现代文明都有较深的了解，对拉丁美洲的落后的原因也有较深刻的探究。看到欧美高科技的发展与拉美的落后的差距，他对自己的祖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当他成了作家以后，总是力图用自己的作品来抨击墨西哥社会的弊端，发掘并弘扬墨西哥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墨西哥民族的根。

富恩特斯一九五四年以短篇小说集《假面具的日子》初露锋芒。一九五九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使他声名雀起。这部展现出墨西哥城各种不同生活的小说以批判的眼光毫不留情地揭示出墨西哥革命中隐含的弊端。最能代表富恩特斯早期创作的是发表于一九六二年的《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这部小说以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克鲁斯的回忆，以及第二人称叙述者的讲述，将一九一〇年墨西哥革命后新的权贵的一生和他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多角度多层次地揭示出来。

在八九十年代他又连续发表了多部小说。一九八七年，他发表长篇小说《克里斯托瓦尔·诺纳托》，这部作品通过一位未出生便有惊人记忆力、会说话的主人公的生活，讥讽了由墨西哥北部和美国南部合并成“墨西哥美国”这一荒诞的构想。一九八八年发表的《老美国佬》是部雅俗共赏的佳作。这部小

说以美国一位著名的黑色幽默作家在墨西哥革命时期去墨西哥的经历,描写了他与一位可以当他的女儿的纽约女子之间的恋情,以及这位女子与墨西哥革命中的一位可以当她儿子的年轻的革命将领之间的罗曼史。小说描写了三个人在感情上、性上的纠葛,反映了墨西哥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复杂的关系,剖析了墨西哥人对美国人的报复心理。这部小说于一九八八年由阿根廷导演路易斯·普恩索拍成电影,受到普遍好评。一九九〇年他又发表长篇小说《战役》。这是一部历史小说,讲述十九世纪一位法律大学生把卢梭视为他的精神英雄,与同样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却更加冷静的朋友一起,想把理想变为现实,参加秘鲁革命军的故事。一九九〇年十月,富恩特斯发表了含有四个短篇(《康斯坦西娅》、《不幸的女人》、《拉斯洛马斯的囚犯和我的名誉》与《理智的人们》)的小说集《康斯坦西娅和其他几篇处女小说》。一九九二年发表《被埋葬的镜子》。一九九三年发表短篇小说集《橘橙树》,这部作品由五个故事(《两岸》、《征服者的孩子们》、《两个努曼西亚》、《阿波罗和妓女们》、《两个美洲》)组成。橘橙树不仅是联系五个独立成篇的故事的纽带,而且也是整部作品所表达的深意的象征。作者讲述的是与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有关的故事,力图用产地为地中海地区的橘橙树揭示墨西哥的混血文化。小说的文字优美,寓意丰富,酷似行文流畅的散文。

一九九四年他发表的这部新作《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是一次十分大胆的文学创作尝试。作者将自己隐秘的情感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让生活的一部分经受文学的检验。在小说中,作者有叙述有议论,似散文似小说,按照谈论“后现代”的人所提出的标准,这部作品可算是“后现代”的了。然而,在拉美文坛人们却一直不同意这种划分。

狄安娜·索伦是美国女演员琼·塞贝格的化名,富恩特斯在六十年代曾与她有过激情似蜜似暴风骤雨的浪漫经历。

在小说中,叙述者首先借用了在西方文明史中具有重要意义

2 意义的“堂璜”的形象,自嘲自喻为现代的堂璜。他追求激情,

追求情感上的刺激,并不顾道德的约束,把“爱情”放在一切之上,这就是作者在描述他与狄安娜的浪漫史中所采取的态度,也是作者将自己的性爱“厚颜无耻”地剖露在读者面前所必须经受的考验。作者与狄安娜的性爱虽然只持续了短短的几个月,但作者对于爱情、性爱的态度,以及他对他与狄安娜在性爱生活中的存在于人的生理心理上的,而常常又不为人意识到的同性恋成分也作了描述。作者的大胆并不仅限于感官的刺激,其更深层次的含义正如他在书中所说,“我要用文学为性爱进行辩护,用性爱为文学进行辩护,”他还说,“文学才是我真正的情人,其余的一切,诸如性爱、政治、宗教(如果我信教的话)、死亡(当它来临时)都只是文学的一种体验。”此外,在叙述过程中,对狄安娜清晨打神秘电话的描述,不仅是作者暗铺悬念,给狄安娜这一人物增添些许神秘色彩,而且也巧妙地将狄安娜的内心世界剖露出来。

这部作品不仅是有关情爱与理想主义的自传体小说,而且是一部文字隽美的散文。它抒发了作者对时政、对人生的看法。在边叙边议的过程中,作者不仅以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和一九六八年墨西哥政府对学生进行的大屠杀为背景,鞭笞了当时美国当权者自我标榜的“无辜”,而且还通过对狄安娜这位孤独美貌的强女子在生与死等问题上的心态的剖析,力图更广泛地展现那个时代人们的理想与情操,他还试图从狄安娜之死探索死亡在人们生活中深层次的含义。

在作品中,作者还论及了他的文学创作。他在谈到他六七十年代发表的几部小说时,颇有感触地写道:“这几本书的社会性的题材如果没有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在形式上的革新是不会有真正的价值的。我认为,用来表达思想的方式方法和所表达的思想一样重要,或者说更加重要。”用他的这段话来看六十年代以来的拉美小说,以及由此产生的拉美文坛的经久不衰硕果累累的繁荣景观,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启迪。而从他对文学与现实发表的独到的见解“客观世界是存在的,但如果没有经过我们头脑的筛选,它就没有任何意义。主观给

无声的具有一致性的客观世界以现实性。对我来说,现实是一颗有三只角的星星:物质、精神和文化。物质现实、主观现实和我个人与世界相接触的现实”中,我们更可以看到他对文学现实进行的思索。可以说,富恩特斯不仅是位才华出众的作家,也是一位颇有见地的文艺理论家。这种对文学创作进行的深层次的反思,正是富恩特斯以及许多拉美作家的共同特点。

在作品中,他不仅对文学进行评述,而且还对人生发表独特的看法。他借前妻之口,抒发了他对普通人生活的向往:“做一个有人情味的普通人比成为一个光荣的作家更有意义。不过,有时做一个通情达理的普通人比在文学方面出名更不容易。”

这本小说作者准备写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他计划写的第二部小说题为《阿喀琉斯,游击队员》,讲的是哥伦比亚十九运动游击队的事情。第三部名为《普罗米修斯,自由的代价》,这将是作者对自己在智利度过的童年生活的回忆。通过寻找在皮诺切特独裁时期失踪的童年伙伴,表达自己对政治对人生的看法。

富恩特斯不仅积极进行小说创作,而且还写评论文章。他在一九九〇年出版的散文集《勇敢的新大陆》中,对西班牙美洲文化,即印第安古文化、非洲文化和西班牙文化的交融进行了反思,并对拉美当代主要作家,如卡彭铁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科塔萨尔、莱塞玛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在一九九三年发表的散文集《小说的地域》中作者进一步评述了博尔赫斯、罗亚·巴斯托斯和胡安·戈伊蒂索洛等西班牙语作家的作品。从一九九三年七月起,他为哥伦比亚的《时间日报》的周日专栏撰稿,同时他还为美、英、法、意、德、西、墨、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国的一些报刊撰稿。

近十年来,富恩特斯在文坛获得更多的荣誉:一九八八年获得尼加拉瓜总统授予的鲁文·达里奥文化独立勋章;一九九二年获西班牙梅嫩德斯·佩拉约国际奖;一九九三年获智利优

质勋章与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颁发的奖章；一九九四年获得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

陈凯先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南京大学



---

想过上幸福的日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上帝让我们生活在泪水的河谷中。不过,归根到底,这种苦日子终究是有尽头的。永生意味着永远的幸福。我们以叛逆、不满的态度回答上帝。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难道不能占有永恒的一席之地?上帝的花招比拉斯维加斯<sup>①</sup>赌场老板的花招还厉害。他答应给我们永久的幸福和在尘世间的哀哭。我们确信,认识生活,让日子过得好一些,是对上帝的泪谷最高的挑战。如果我们在挑战中取得胜利,上帝会对我们进行报复,他不让我们在他身边永生,让我们永远处于痛苦中。我们敢于和上帝讲理。我们自言自语地说:上帝不应该是人类贫困、痛苦、残酷和野蛮的制造者。不管怎么说吧,一个好的上帝是不会制造这一切的。制造这一切的只能是坏上帝、假上帝,带着假面具的上帝。对于这样的上帝,我们只能用他自己创造的罪恶的武器(性、犯罪,尤其是对坏事的想像)去战胜他。这些东西难道不是坏上帝赐给我们的礼品吗?所以,我们确信,只有杀了那个篡位的上帝,我们的身躯才会洁净,头脑才会得到解放,我们才能见到第一个上帝,即好上帝的脸。可是,那个“赌场老板”袖子里还有一张王牌。我们身心都十分疲惫地来到上帝身边时,上帝却向我们显示,他原来只是虚无。我们从上

---

① 美国一赌城名。

帝这里只能知道上帝并不存在。上帝是什么？这个问题就连圣徒、神秘主义作家和教堂的神父也说不清楚。连上帝自己也不明白。他如果明白了，就会倒地死去。圣胡安·德·拉克鲁斯<sup>①</sup>是最接近、了解上帝的人。他带给我们这样的信息：“上帝是‘无’，最高形式的‘无’；要想到达上帝那里，必须先摸不着、见不到，也无法用常人的方法进行理解的‘无’那里。”圣胡安还说了下面一段令我们气馁的、骇人听闻的话：“创造物的全部含义和上帝的无限意义相比，就毫无意义……创造物的全部美和上帝的无限美相比，就奇丑无比。”法国的圣徒和犬儒主义者帕斯卡尔<sup>②</sup>也许是打赌拯救我们的良知和贪欲的唯一的人：如果你打赌说上帝是存在的，而上帝并不存在，你什么也不会输掉；可是，如果上帝是存在的，你就会赢得一切。

我的看法介于圣胡安和帕斯卡尔之间。我给上帝以名义上的，即名称上的价值：上帝是将出生和命运一下子统一起来的速记上用的符号。将出生和归宿协调一致起来，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努力争取的目标。如果只选择出生，就会变成一种怀旧。这种怀旧开始是抒情诗式的，后来就变成专制式了。如果只注重归宿，就会陷入宿命论。出生和归宿不应该分开：回忆、愿望，此时此刻的过去，刚刚过去的将来……我就想将狄安娜·索伦这个被神灵邪恶地触摸过的女人安置在这样的环境里。在帕斯卡尔和圣胡安·德·拉克鲁斯之间，我想给她创造一个虚幻的语言世界，在天地之间伸出一只手，提出行乞般的问题：我们能在凡间相爱，而又能在天上待上一天吗？我们不做苦行者，不做自我鞭笞的赎罪人，也不做饥肠辘辘的深山隐士，我们要充分地参与生活，获得并享受人间的成果，却又不会因此而牺牲永生，也不须由于“not wisely but too

---

① 十六世纪西班牙神秘主义作家、诗人。

② 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作家。

well”<sup>①</sup> 相爱而请求原谅,这样行吗?以仁慈反对《旧约全书》的残酷无情的审判的基督教神话没有世俗神话那种含糊不清的美。基督教里的主要人物就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他们要求信仰的行为,而信仰,特尔杜里亚诺<sup>②</sup>说,是荒谬的。“它是事实,因为是不可信的。”不过,荒谬并不是含糊不清。玛利亚是处女,尽管她怀了孕;基督虽然死去,但又复活了。可是,偷盗圣火的普罗米修斯又是谁呢?他为什么仅仅为了失去自由而利用自由呢?他如果不利用自由,不失去它(尽管也不会赢得它),不就有更大的自由了吗?自由难道不可以利用自由之外的别的价值赢得吗?在人间,难道只有牺牲了爱情,只有失去了为我们自己的行为和我们自己的疏忽所希冀的存在,我们才能相爱吗?

“一点点”难道比一切或一无所有要更可取吗?讲完我下面将要讲的这段艳史时,我这样问自己。她给了我一切,也从我这里夺去一切。我请求她给予我比一切或一无所有都好的那“一点点”。我请求她给我那“一点点”。只有这“一点点”可以是我们非常幸福或自以为非常幸福的短暂时刻。我曾经有多少次对自己说:我将来能永远像现在这样吗?我回忆、写作,为的是重现她那天晚上和我在一起(她将永远如此)的那一时刻。然而,爱情或文学的全部奇妙之处,以及回忆或愿望很快就被我们周围像一阵干火和燃烧着的洪水一样的浪潮卷走。我们只要离开我们的躯壳一分钟就会明白,万能的主的心脏在我们周围搏动。万能的主走在我们前面,不管我能活多久,不管她能活多久,主是永生的。

我恋爱、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对储藏在那里但没有显露出来的巨大物质的短暂的胜利……我明白,这胜利只是昙花一现。相反,我个人的气质和特点(此时此刻和一生中其余时光不相一致的要去做一点事情的气质和特点)却使我成为不

---

① 英文;不明智,但很恰当地。

② 一译德尔图良,公元二世纪迦太基基督教辩护士。

可战胜的人。想像和言词告诉我,为了让想像说话,让言词进行想像,小说不应该怎么写就怎么读。这样做在一部自传体的作品中就更为不妙。作家应该不断地变更写作技巧和距离,就已经选定的主题保持形式上和风格上的多样性,让读者有广泛的选择余地。

当狄安娜·索伦这个电影女演员作为主人公时,这方面的要求就变得更严格了。

听人说,为了让布特·兰卡斯特在拍摄《豹猫》时,露出又惊又喜的眼神,卢基诺·维斯贡地<sup>①</sup>将一只人们以为里面全是黄金的袋子塞满了丝袜。狄安娜是这样的人:由于她皮肤无比的光洁,人人见了都会感到吃惊,尤其她自己,发现如此受到人们的爱恋,深感惊异。难道她不喜爱自己,不赞赏自己,却想成为另一个女人吗?难道她不喜欢寄寓在自己的躯壳里吗?为什么会这样?

我和她只同居了两个月。我真想跑过去再次拥抱她,最后一次感受她的柔情,并向她保证,她会得到深情相爱,她寻求的爱情不会将她排斥在外……可是,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们将情人抛开,回到一个已经不熟悉的女人身边。造型表演中的性爱就在于对肉体的向往。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事物一样,造型性爱的方式正在加速。许多世纪以来,一枚纪念章、一幅画就填补了情人不在身边的空缺。照片则更加速了对情人的思念。而只有电影的形象既促进了我们对她的思念,又使我们感到她就在自己身边。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就是她的形象。

她的形象、声音、举止、美貌和青春都是不朽的。爱神的教母死神,由于和已经撕毁了“你我至死永不分离”这一情感上的伟大协定,而不在我们身边的情人重聚而被战胜了,同时,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电影只给我们提供人的真实形象,她的情况也是这样。

虽说克雷塔·嘉宝扮演了克里斯蒂娜女王，她还是克雷塔·嘉宝；玛尔莱娜·狄特里希扮演了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却还是玛尔莱娜·狄特里希；玛利亚·费利克斯呢？尽管扮演了修女阿尔弗雷斯，都还是玛利亚·费利克斯。相反，文学解放了我们对形象的想像。在托马斯·曼<sup>①</sup>的小说里，阿申巴赫在威尼斯死去，在我们的想像中，这个书中人的脸谱可能有千百种；可是，在维斯贡地的电影<sup>②</sup>中，阿申巴赫这个人物就只有一张固定不变的脸——电影演员迪尔克·波卡德的脸。

狄安娜，狄安娜·索伦。她的名字唤起这遥远的模糊记忆。夜间的女神，不断地变换着形态的月亮：今天是满月，明天就是月亏，后天变成天上银色的指甲盖，几个星期后，还会发生月蚀……女猎手<sup>③</sup>狄安娜，宙斯的女儿，阿波罗的孪生姐妹；她是后面跟随着一大批仙女作为侍女的处女；但在以弗所<sup>④</sup>的庙堂里，她却变成一个有一千只乳房的母亲。善于奔跑的狄安娜，她只倾心于比她跑得更快的男人。狄安娜/夏娃在其永久的逃跑中，只在受到三个跌下来的苹果的引诱时才停了下来。在十字路口的狄安娜因此被称为特里维娅<sup>⑤</sup>。在“时代广场”、“比卡迪利”和“香榭丽舍”十字路口受到崇拜的狄安娜……

归根到底，文学创作这场游戏还是失败了。首先这和时间有关。小说中的事发生在一九七〇年，六十年代受到血的摧残，同时又受到血的鼓舞的种种幻想在那时并没有消失。那是对我们这个如此短暂、如此虚幻、如此令人厌恶的世纪之末社会的第一次叛逆。六十年代杀死了它自己的英雄人物。

---

① 当代小说家，美籍德国人。

② 指维斯贡地导演的《威尼斯之死》。

③ 根据希腊神话，阿芙洛狄特（罗马人称为狄安娜）系主神宙斯之女。宙斯允许她永不出嫁，并封为森林和狩猎女神。

④ 古代小亚细亚一城市。

⑤ Trivia，拉丁文意为三岔路口。

在群魔乱舞中,美国吞食了自己的儿子:马丁·路德·金<sup>①</sup>、肯尼迪兄弟<sup>②</sup>、吉米·亨德里克斯、贾尼斯·乔普林和马尔科姆·埃克斯<sup>③</sup>,并使自己残忍的后爹尼克松和里根上了台。我和狄安娜玩瑞普·范·温克尔<sup>④</sup>游戏:如果那个老人睡了一百年后醒来,发现一九七〇年的美国一只脚踏上了月球,另一只脚踩在越南的丛林中,那他会说些什么呢?可怜的狄安娜,她不会再醒来,不会看到国家在里根和布什执政的十二年时间里平庸无奇、丧魂落魄的情景;不会看到自己的国家将暴力推向越南和尼加拉瓜,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市郊的街道上犯下罪行的景象;不会看到小学校被窒息在毒品中,中学成了行凶杀人的场所;不会看到孩子仅仅因为偶尔探身窗外,而遭到杀害,而这样的事每天都有;不会看到在餐厅里用餐的人,汉堡包正含在口中,便饮弹身亡的情况;不会看到逍遥法外的成群的杀人凶手和盗贼;不会看到为了获得权力和荣誉而进行的诈骗、行凶等腐败行为。难道这不是美国梦的一部分吗?如果狄安娜见到了尼加拉瓜的儿童们受美国武器的伤害,断胳膊缺腿;见到了黑人被洛杉矶警察拳打脚踢,身受重伤;见到了大批自诩为自由解放的英雄,却阴谋反对伊朗的骗子们,她会说些什么呢?这个孤寂的女猎手又会有什么想法呢?她失去了亲生儿子,对一个自认为要严惩杀害儿童的罪犯的国家,她会说些什么呢?她会说,六十年代为了惩罚有色人种,像迈克尔·杰克逊一样,自己也退去了颜色,变成了白色。此书写于一九九三年。在本世纪结束前,熊熊烈火的洞穴、枯干的河流和泥泞

---

① 美国神父,黑人民权运动领袖,获一九六六年诺贝尔和平奖。一九六八年遭杀害。

② 这里指约翰·肯尼迪(1917—1963)和他的兄长罗伯特·肯尼迪。前者为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一九六三年在达拉斯遇刺身亡;后者曾任美国的司法部长,一九六八年在竞选总统期间,遭到了与他弟弟约翰·肯尼迪同样悲惨的命运。

③ 六十年代美国黑人运动领袖。

④ 瑞普·范·温克尔系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同名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温克尔的妻子异常凶狠,他被迫离家栖居山上。一天,沉沉入睡,醒后发现已过去二十年,世界发生巨变。

的市郊都会充斥各种肤色的墨西哥、非洲、苏丹、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和犹太的移民……

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这个被时代的激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故事自行失败了，因为它永远达不到能想像得到的理想的完美无缺。其实，连想也不要那样想，因为语言和现实一旦统一起来，世界就完结了。宇宙是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因为它是不完美的。文学是个伤口，在这个伤口里，语词和事物必然会分离。我们的血液都会从这个洞口淌走。

就像开始时一样，最后我又成了孤身一人，回想起我们从这个世界的神秘的隐蔽处挽救下来的幸福时光，请求幸福带来的奴役，却只听到戴着面具的审慎——这种不可见的脉搏最终显露出来，为的是喊出世界上最可怕的真理和不可逃避的时代的判决——的声音：

你不懂得爱情。你不会恋爱。

现在，我开始讲述故事，并试图表明，这个骇人听闻的预言是正确的。我不懂得爱情。我不会恋爱。

## 二

我是在新年的一个夜晚认识狄安娜·索伦的。我的朋友建筑设计师爱德华·特拉萨斯在自己家里安排了一次聚会，顺便也是为了庆贺我和妻子路易莎·古斯曼破镜重圆。在一九六九年整整一年时间里，我和爱德华在古埃尔纳瓦卡<sup>①</sup>一起租用了一套不太大的寓所。每周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在那里写作，他则和他的女友从墨西哥城去那里度周末：会友，请客吃饭、饮酒。不少年轻女人去那里。一九六八年我正好满四十岁，进入了整整拖了一年的“中年危机”，到我为我的朋友、美国小说家威廉·史铁龙组织的那次晚会才告终。晚会是在五月五日大街的歌剧酒吧间进行的。这酒吧是墨西哥的 belle époque<sup>②</sup>（也许这东西根本就没有出现过）遗留下来的玩意儿。由于多米诺骨牌玩得太多，痰盂边上痰迹斑斑，显得相当破旧衰败。

史铁龙刚出版了长篇小说《耐特·特纳的忏悔》。此书的出版反响巨大，同时，也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我邀请了所有的友人对史铁龙表示祝贺。这次轩然大波是由几个黑人团体掀起的，他们认为作者无权用第一人称的形式进行叙述，即借助书中人黑人之口说话。耐特·特纳是个具有反叛精神的黑

---

① 墨西哥一小城镇，离首都墨西哥城不远。

② 法文：美好时期。



奴，他于一八三一年发起六十个奴隶的暴动，以自由的名义进行烧杀。后来，被围困在一座森林里，只剩下他孤身一人，还坚持了两个月的斗争，最后遭到了杀害。从此，有关奴隶制度的各项法规变得更加严厉了，但奴隶起义的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了。在美国种族主义历史上，黑人的斗争曾遭受十三次以上的失败，史铁龙书中说的是其中的一次。

比尔<sup>①</sup>觉得自己在本国待腻了，就打电话告诉我，准备来墨西哥。我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墨西哥待烦了，就到我朋友在大西洋北部的玛尔塔斯一比纳亚岛上去。我知道，在他的岛上我可以清闲地待上几天。自从我和路易莎·古斯曼分居后，我就租了一幢小楼，眼下我和比尔就一起住在这幢小楼里。它坐落在圣安赫尔城一个砖石铺地的小区里。圣安赫尔这座城市在十九世纪是让首都市民去度假的。眼下这座城市仍保留下来，只是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城市的周围和革命大街吵吵嚷嚷，尘土飞扬。我这个新单身汉住的这幢楼房全是用旧房子拆下来的材料建造起来的。这房子的设计师也是墨西哥的建筑师，叫卡科·巴拉。他善于利用从被国家征收的庄园房屋拆下的大门、国有化了的教堂和总督府拆下来的旧的柱子、房梁、祭坛等已属历史遗迹的东西拼造起一幢幢房屋。巴拉能用这种种旧材料建造起一座座奇妙的、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房子。它们显得神秘莫测，住在里面的人像消失在迷宫里一样，人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玛尔塔斯一比纳亚岛正好相反，是个非常开放的地方。每年有三个月时间被太阳晒得热烘烘的，其余时间则受到像巨大的鲸鱼一样的大西洋北部寒冷刺骨的北风的吹袭。现在我想史铁龙一定蜷缩在他的海岛里，还想像着梅尔维耶<sup>②</sup> 海岛的阿哈勃船长出去捕杀的不是鲸鱼，而是海洋，是海神，就

---

① 比尔为威廉的简称或爱称，这里指的是威廉·史铁龙。

② 位于加拿大北部。